

诸神并不写作，他们跳舞，他们唱歌。

这是美国摇滚和民谣艺术家、作曲家鲍勃·迪伦，于二〇一六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，评委给质疑者的一句回应。说得真是绝妙，有繁复丰赡的意味。单从字面而言，在诸神分掌天下的洪荒时代，世间并无文字，但诸神和众生已经学会跳舞唱歌。

音乐和舞蹈，也就是乐。乐者，乐也。关于音乐的起源，从来众说纷纭，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，那就是，音乐的产生时间远远早于文字。早在天地混沌之世，蒙昧初开之时，人间就有了歌舞：诸如劳动的号子，模仿自然界众生灵的嚶鸣啸歌，敲击竹木土石、吹响竹管麦管欣赏其节奏声音，祭拜天地鬼神日月山川的吟唱和舞蹈。

在中国，音乐的功用绝不仅仅是自娱自乐众乐乐，而是被赋予政治教育、道德教化、情感教导的重要功能。至少从夏周商三代时起，它就一直紧跟在礼，也即纪纲、礼仪规范的后面。二者并驾齐驱，谓之礼乐文明，成为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礼记》里有《乐记》，《史记》里有《乐书》，《吕氏春秋》里有《古乐》，《风俗通》《白虎通》里有《声音》《礼乐》，这些著作，无一不把乐与礼相提并论。所谓：

“王者功成作乐，治定制礼。”

“乐者所以象德也，礼者所以缀淫也。”

“故天子之为乐也，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。德盛而教尊，五谷时熟，然后赏之以乐。”

乐，从来不是小事，而是关乎国运民生的事，是天大的事。古有轺轩之使，有采诗之官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古有采诗之官，王者所以观风俗，知得失，自考正也。”

据说，帝尧治理天下五十载，不确定天下是治还是乱。他就问左右侍从人等，问外朝的大臣，又问在野的致仕者，他们都回答说：“不清楚。”于是他到民间微服私访，听到康衢（一说指尧都附近的一个村庄，一说指平坦宽阔的大道）小儿在唱民谣：

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

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

这首流传至今的先秦古歌《康衢谣》，大意是：让我们百姓得以生存，莫不是你政策英明。百姓不投机不取巧，顺乎

上天的法则。

尧听罢，继续前行，途中又遇到一个嘴里含着食物，肚子因为吃得过饱而鼓起来的老人。老人用未耜的木柄敲击土堆，唱《击壤歌》：

日出而作，
日落而息，
凿井而饮，
耕田而食，
帝力何有于我哉！

其大概意思是：太阳出来我就出去劳作，太阳下山我就回家歇息，凿井水来饮用，耕田地获得食物，上天的功德和我有什么关系呢。

古籍所载上古帝王的这一次采风，也即搜集民间歌谣活动，总是被后世津津乐道，在乱世憧憬向往之，在盛世则思与之齐。《康衢谣》和《击壤歌》，既是献给上古圣人、英明帝王的诵歌，也是对尧时代雍熙盛世的由衷欢唱。它们描绘的，是君圣、臣贤、民安、万物大有的理想国和逍遥园，是君王垂衣拱手而治、百姓自食其力衣食无忧精神自在无拘的治世典范。“帝力何有于我哉”一句，最显天道：人民安居乐业，不知有天，不知有王。

帝尧除了到坊间采歌，也自作诗歌，譬如《大章之歌》和《南风歌》。其中的《南风歌》流传下来：

南风之薰兮，
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。
南风之时兮，
可以阜吾民之财兮。

南风清凉阵阵吹啊，可以解除万民的愁苦。南风时时缓缓吹啊，可以丰富万民的财物。《南风歌》只有四句，约文该思，辞简意富，表达的是圣人对民瘼的殷殷关切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乐书》里说：“《南风》之诗，生长之音也。”三国经学家王肃也说：“《南风》，育养民之诗也。”它是一首为万民祈福的恩泽之歌。

尧作《南风歌》之后，黄帝作《咸池》之乐，少昊作《大渊》之乐，颛顼作《承云》之乐，帝喾作《九招》之乐，舜作《大招》之乐，禹作《大夏》之乐，汤作《大濩》之乐，周武王作《大武》之乐。再后来，汉高祖作《大风歌》，魏武帝作《短歌行》，唐太宗作《帝京篇》，宋太祖作《咏初日》……《史记》说：“汉家常以正月上辛，祠太一、甘泉，以昏时夜祠，到明而终。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。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。春歌《青阳》，夏歌《朱明》，秋歌《西颢》，冬歌《玄冥》。”还



月光城 随笔

储松松

弦歌不绝

说：“昔者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《南风》。夔始制乐，以赏诸侯。”《吕氏春秋》又说：黄帝命伶伦和荣将二人，铸大钟十二口，以和五音。

他们岂止是为娱乐而作歌、造琴、制乐，乃因“礼以道其志，乐以和其声”，乐关乎国之兴亡、世之治乱也。而《二十四史》多记载，封建帝王犒赏有大功硕德之臣，除了赐予其位号、弓矢、车马、厚禄、美女、僮仆、珍宝、豪宅之外，也常加赐鼓吹，臣子以为无上荣耀。朱熹《诗集传》里说：“成王以周公有大功劳于天下，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，鲁于是乎有颂，以为庙乐。其后又自作诗以美其君，亦谓之颂。”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君王赐乐。颁赐鼓吹岂止是赐乐本身这么简单呢？

在周代，官学要求学子掌握六种基本才能，包括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《周礼·保氏》所谓：“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。”六艺也就是礼法、乐舞、射箭、驾车、书法和算术，类似今天的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。懂音乐，能舞蹈，是当时贵族子弟必须掌握的技能，以备成才后协助君主治理国家。礼是规矩，乐是调和。

春秋末期的孔子，自然也深受影响，既是乐教的受益者，也是乐教的传承者。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儒家学派的开创者，同时还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，深谙音律，擅长击磬、弹琴、鼓瑟、作曲，并且把音乐教育融汇到他的教育思想之中。他说：“移风易俗，莫善于乐。”又说：人的修养，开始于学诗，自立于学礼，达成于学乐。他以诗、书、礼、乐教授弟子三千人，弟子中通晓六艺的七十有二人，也就是七十二贤人。

关于孔子与音乐，最著名的莫过于在齐闻《韶》。《论语·述而》记：“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还有就是向苌叔学乐，向师襄学琴，感伤生不逢时作琴曲《猗兰操》，厄于陈蔡绝粮七日而弦歌不绝，以及删定《诗经》。

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几百年间，民间采来的诗歌有三千首。到了春秋末年，孔子去掉重复的，淫靡的，低俗的，桑间濮上的，与其学说不符的，只留下三百零

五篇。并且这三百零五篇，他一一弦歌之，也就是依琴瑟而校正、咏歌之，以求合韶、武、雅、颂之音。他编次的《诗经》，上采契和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始於衽席之间，如后人所说：“关雎之乱以为风始，鹿鸣为小雅始，文王为大雅始，清庙为颂始。”以前我曾经说过，孔子删《诗》，有万世大功，也有千秋罪过，三百零五篇传之于今是其功，其他两千多首古歌从此尸骨无存是其过，以一个人的眼光对古歌谣生杀予夺，焉知有多少绝妙好词毁灭于其手？后代帝王编纂《永乐大典》《四库全书》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也是如此，既为后世保存了诸多珍贵典籍，同时也篡改、销毁了许多先贤著作，正如吴晗先生所说：“修古书而古书亡。”不过古今圣哲，谁又能无过呢？

那一年夏天，我去古陈州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，拜访太昊伏羲氏之都，也专门去凭吊了孔子绝粮处，以及后人为纪念他所建的弦歌台。淮阳南坛湖中的弦歌台，淼淼碧波荡，苍苍翠薇横，舟行红莲白水之间，想起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“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，孔子讲诵弦歌不衰”，以及其临终前的绝笔《曳杖歌》，心间滋味难以言说。

泰山其颓乎？

梁木其坏乎？

哲人其萎乎？

据说，孔子前夜作了一个不祥的梦，梦见自己正坐在两个廊柱之间受人香火祭奠，自知不久于人世。第二天他早早就起了床，反背着手，拖曳着手杖，逍遥踱步于门前，作了这首《曳杖歌》。然后他就病倒了，寝疾七日之后，一代伟哲溘然长逝。

弦歌台上，再也不闻夫子弦歌声。

但是，钟鼓铿锵，磬管锵锵，降福穰穰，自洪荒之世以来，人间从来弦歌不绝。

